



作词的人

□李智强

我的童年和过去那些快乐的日子，现在都不在了。许多个春秋过去，我逐渐喜欢上春天柔和的风、秋日慵懒的云，喜欢定一个充满自然气息的闹钟，在晨曦未启前的片刻醒来。我时常在想，好多公里外那个叫庵上的地方，是否仍旧可以听见鸡鸣？每天清晨，灶台与烟火是否会一起醒来……

我和村子之间，隔着一辆12路车。村子不大，乡土情愫将人们连在一起，车上有很多爷爷奶奶，不时会唤我的乳名，我看他们面熟，却不知如何称呼，只好脆生生应着。终点站附近有一片生机盎然的林子，林子旁有一条一路向南的柏油路，路的尽头有两个大石墩子，那里便是村口了。村子安静地依偎在大汶河畔，缄默，淡然。我不知道姥姥的姥姥是否知道村子的年龄，或许流淌了千年的大汶河知道答案。

童年的我，时常爬上姥爷的自行车，让他带我去河岸的坡地。那里杨柳拂堤，河面明净。姥爷说，他小时候，站在这里可以望见河底。我不厌其烦地探寻着河堤带来的乐趣——光脚踩在柔和细腻的河沙里，弯腰捡拾半浸在水中的鹅卵石，学着姥爷的样子打水漂。我是那样乐此不疲，直到把太阳耗得西沉下去。于是，我又坐回了姥爷的自行车，听他讲起大汶河和徂徕山的故事。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。不知名的水鸟从我们头顶掠过，落在大汶河上，河面漾起粼粼涟漪，映射着夕阳醉人的红晕。我的困意连同落日的余晖一点点扩散开来，任风穿行于迷迷糊糊的梦中。

我不了解方文山，可我真的追逐过麦田里的风，任由儿时乡间收获的欢喜，护佑我去远方……清风与明月作证，那时的我，想成为一个旅人。

那年中秋回家的路上，妈妈说：“唉，600年的村子就要没了。”我追问村子的历史，妈妈说：“孙二娘的时候就有了。”我

想反驳，终究没说出口。我静转过头看山边，月色若水，但徕如画，轻描淡写说了句“那可不止600年了”。

还记得我在村里度过的最后一个中秋。当时村子已拆了大半，从前藏在土屋后的“秘密花园”裸露在断壁残垣之间。长辈们聊着拆迁的事，我一个人上了房顶。过去那了无声息的远方，建起了一座座高楼。我的心里生出几分悲凉——不久后，这个飞鸟吟唱、虫鸣星稀的地方，也将遍布钢筋、混凝土，在吊车的轰鸣中，变成新的模样……

我想起了8岁那年的中秋，月亮很大、很亮，晚饭后，姥爷、姥姥、爸爸、妈妈和我，坐在房顶上一同看月亮。“十五月儿圆，全家笑开颜。月照平台上，全家共团圆”。那晚，我曾作了这样一首诗。

我不了解张若虚，但此刻悬于徕徕之上的明月，仿佛能照亮所有归乡的路，恍惚间，我又看见了大汶河倒映的月……涨落于心间的春江月夜图作证，那时的我，想成为一个诗人。

我总盼着过年回家，却不知道何时动身。在我记忆中，腌香肠就是年的序章，每当家里挂起香肠，我都会雀跃好几天。妈妈以为我馋那香肠，每年都要灌一些挂在阳台上，只是现在，香肠没了从前的滋味。

小时候，我总嫌弃故乡苍老破旧，故乡却从未嫌我年幼无知。后来，我总埋怨故乡山高路远，故乡却从未埋怨我迟迟未归。我将无理取闹留在故乡，把卑谦自牧留给远方……

我不了解朴树，但我真的像那些花，告别了故乡与儿时的梦，从此散落在天涯。我不了解许巍，可总在梦里看到自己走在归乡的路上……我该怎么写好庵上与一个孩子的童年？写下这个逝去的村子与过去的故事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，这一刻，我想成为一个作词的人。

泰安二中2020级18班

春天的野菜

□张友堂

我喜欢野菜，喜欢挖野菜、吃野菜以及寻寻觅觅、漫山遍野找野菜。

故乡是一个小山村，周围是一些高低不一的丘陵，多荒坡野地。春节后不久，几曰南风，一些野菜就悄悄冒出了嫩芽。再待一场春雨，野菜就布满荒野了。

幼年时，放学后，我会挎上篮子去野外拔野菜，每当看到一颗绿绿的、硕大的野菜，心中就一阵激动。那时候，拔野菜不是为了给人吃，而是为了喂家兔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到了远离故乡的外地。工作的矿区周围是肥沃的土地，远处是连绵的山岭，野菜比故乡更多、更茂盛。在这里，我认识了不少新的野菜，比如泥胡菜、荠菜、面条菜等。我也同矿区人一样，喜欢上了吃野菜。

初春路边、麦田里，长出了碧绿的荠菜。周末，我拿着铲子，带着方便袋，去麦田里挖荠菜。浇过水的麦田，荠菜长得像小菠菜，又绿、又大、又嫩，几十分钟就能挖满一大袋。用荠菜包水饺、做菜粥，别有一种清新，能让人食欲大振。

清明之前的周末，我会骑上自行车，到山脚下挖苦菜、白蒿、婆婆丁、紫花地丁，掐地黄叶子。“春日迟迟，卉木萋萋”，我漫步在田野里，沐浴着春风，挖着野菜踏着青，一举两得，甚是惬意。回家后，拿苦菜蘸酱，清热解暑；用婆婆丁熬稀饭，加点花生，浓郁清新；再用白蒿炒个鸡蛋，清香软糯，口齿留香。

暮春时节，是掐猪毛菜、灰灰菜、阴晴菜的好时候。掐回来的野菜用滚水焯了，加点蒜泥、麻汁拌着吃，很是下饭。暮春最好的野菜是苦蕒。宋朝诗人舒岳祥有诗云：“青梅成后少佳果，苦蕒出来无好蔬。”这诗有没有夸张暂且不论，苦蕒确实讨人喜欢。

关于苦蕒，《山家清供》中曾有记载：“刘彝学士宴集间，必欲

主人设苦蕒。狄武襄公青帅边时，边郡难以时置。一日宴集，彝与韩魏公对坐，偶此菜不设，漫骂狄公至黥卒。”刘彝是胡瑗的学生、宋朝的水利专家，他每次参加宴会，都要主人做苦蕒。有一次，他到西北边疆，狄青设宴招待，一时找不到苦蕒，刘彝心情极为不爽，坐在韩琦对面，漫骂狄青不止，直到骂他是刺字的配军。

苦蕒在我的家乡被称为曲曲芽，也是我十分喜欢的一种野菜。曲曲芽成片生长，遇到一片，就能挖不少。刚出的曲曲芽茎白，叶子青灰泛红，叶边有锯齿，很有质感，断处有白汁涌出，微苦清香。用曲曲芽蘸酱、做“糊嘟”，都很美味。

野菜不仅能食用，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。白蒿是治疗黄疸的要药，在张仲景的《伤寒杂病论》中，治疗黄疸的两个主要方子，都用到了白蒿。

去年4月下旬的一天，我感冒了，血压增高，拿着自己开的方子到附近几个药店抓药，可惜几个药店的药都不全，就没抓。到了晚上，我头昏脑涨，发烧流虚汗，无法入眠。凌晨时分，我在床上翻来覆去，痛苦难耐，没办法，就抓了之前晒干的一把婆婆丁、两把白蒿，放到搪瓷缸子里熬水。熬好后，我连喝了两杯，渐渐有了睡意。次日醒来，那叫一个神清气爽，感冒和高血压竟完全好了，真是大出我的意料。

我喜欢野菜，也喜欢读那些写野菜的文章，尤其是周作人的《故乡的野菜》，文中写道：“荠菜是浙东人春天常吃的一种野菜，乡间不必说，就是城里只要有后院的人家都可以随时采食，妇女小儿各拿一把剪刀一只‘苗蓝’，蹲在地上搜寻，是一种有趣味的工作。”文中描述的场景，是那样亲切、那样熟悉、那样有趣，让我瞬间就回到了儿时挖野菜的日子。

肥城陶阳矿学校